

于少保演义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421,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9 $\frac{3}{4}$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25,000册
书号:10227·086 定价:3.50元

于少保演义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421,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9 $\frac{3}{4}$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25,000册

书号:10227·086 定价:3.50元

内 容 提 要

明正统年间，北方瓦剌部首领也先起兵南侵，朱祁镇御驾亲征，在土木堡全军覆没被俘。明王朝立其弟朱祁钰为帝，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改元景泰。也先乘胜南下，直逼京城，于谦临危受命，以兵部尚书衔提督京师人马，击退也先大军，保卫了都城北京。也先屡遭败北，遣使议和，送太上皇还朝。朱祁镇回京后，幽居南宫。

战事平息，朱祁钰大封功臣，朝中文武恃功而骄，追名逐利，贿赂公行，朝政废弛，腐败成风。于谦忧心国事，决意整肃朝政，他拒贿赂，惩贪官，谏豪强，抑显贵，遭权贵衔恨，群小侧目。景泰八年，石亨、徐有贞等大臣密议政变，夜闯南宫，拥戴朱祁镇重登帝位，改元天顺。遂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于谦系狱，斩于西市，造成千古奇冤。

目次

第 一 回	卖兵器王振贪财 截私货于谦执法	1
第 二 回	秉忠心怒斥王振 怀善意规劝于谦	23
第 三 回	遭诬陷于谦系狱 救忠良百姓呼冤	40
第 四 回	王山恃强抢民女 侠士仗义救瑶娘	63
第 五 回	迫可汗领兵南犯 挟皇帝率军北征	87
第 六 回	大同府瓦剌损兵 阳和口明廷折将	109
第 七 回	战土木王振丧师 护王驾樊忠身殉	134
第 八 回	议战守于谦献策 论迁都徐理鼓舌	155
第 九 回	激忠愤殴奸闹殿 献良策选将募兵	178
第 十 回	收常武选拔贤士 拒也先拥立新君	201
第 十 一 回	郕王登基初受贺 也先犯阙再兴兵	222
第 十 二 回	失紫荆孙祥捐躯 保皇都于谦尽力	241
第 十 三 回	德胜门于谦首捷 彰仪门也先再败	265
第 十 四 回	卫京都军民协力 败强敌文武同心	288

第十五回	于谦辞赏遭非议 石彪贪色惹祸端	309
第十六回	老常忠探馆访友 忠高磐割臂藏旨	332
第十七回	擒奸监于谦用智 战强敌郭登扬威	355
第十八回	杜边衅朝使出塞 定和议上皇回京	379
第十九回	助宵小陈循纳贿 贪禄位徐理改名	402
第二十回	立太子满朝封赏 劫佳人半夜逞凶	423
第二十一回	惩恶棍石彪遭贬 结良缘瑶娘出嫁	445
第二十二回	进美人石亨媚上 积劳瘁于谦染疾	467
第二十三回	常武神威挑敌将 石彪诡计害忠良	487
第二十四回	石彪设谋夺美人 常武轻信落陷阱	505
第二十五回	溺声色皇帝染病 破旧规太师郊天	527
第二十六回	议立储群臣争论 谋复辟众奸密商	546
第二十七回	御强敌于谦布兵 闯南宫上皇复辟	568
第二十八回	天顺论功封新贵 皇帝降旨罪旧臣	590
第二十九回	斩忠良千古奇冤 庆昭雪永慰忠魂	610

第 一 回

卖兵器王振贪财 截私货于谦执法

纵观我国历史，前三皇，后五帝，夏商周，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改朝换代，好似走马灯，中国皇帝，昨日姓李，今日姓赵，明日却又姓孛儿只斤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忽必烈入主中原前，被称为戎狄；入主中原后，则尊为天子。元朝末年，朱元璋起兵造反，被称为流寇，待到他即位金陵，却又堂而皇之地尊为皇帝了，原来的元顺帝被赶到了塞外，又被诬为胡虏。

一部二十四史，你打过来，我杀过去，无论是一个民族内部之争，还是几个民族之间之争，肉烂了在锅里，都是中国国内之事，而且大多是各统治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似乎并无是非曲直可言。其实也不尽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在我国国内，凡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反对掠夺和分裂的战争，是正义的，反之则是非正义的。在我国，无论宋元，还是明清；无论汉族，还是其他兄弟民族，都产生过进行有进步意义战争杰出的政治人物和民族英雄。

本书所要讲述的就是明朝初叶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民族英雄于谦。

于谦主要业绩在他从政以后，本书对从政以前只作一个

简要的介绍。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他的祖籍在河南考城，因他的曾祖父于九思由元朝广东道宣慰使改任杭州路总管，罢任后便在杭州定居了下来。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明王朝后，于谦的祖父于文在明王朝内当了个工部主事的小官。于文十分敬佩南宋丞相文天祥的气节和为人，一直珍藏着一幅文天祥的画像，供在中堂，早叩拜，晚上香，并且教育他的儿子于彦昭要以文天祥的高风亮节作为做人的楷模，将文丞相的画像作为传家之宝，一代一代传下去。

于彦昭，字英复，为人敦厚，虽然饱读诗书，却失意于科场，屡试不第。父亲于文去世后，他也无意功名，守着祖上留下的一点家产度日，同妻子刘氏相依为命，日子虽不算富裕，尚算是小康人家，夫妻俩倒也知足常乐。唯一使他们发愁的是，刘氏婚后却一直没有生育。直到洪武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一三九八年的农历四月二十七日午时，刘氏十月怀胎满足，在浙江钱塘县太平里产下了一个麟儿。于彦昭中年得子，喜出望外，视为珍宝，取名为谦。

于谦幼年，读书勤奋，聪明过人，有“神童”之称。青少年时便心怀大志，他在富阳山中读书时，看见匠人烧石灰，便借以咏志，吟诗一首：“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诗如其人，这首《石灰吟》恰好就是于谦清白一生的写照。

于谦二十一岁娶山东儒学教授董鏞之女为妻，夫妻甚为相得。永乐十八年，于谦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在第二年的会试中，他高中第一，本来是可以稳拿本科状元的。可是在三月份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中，于谦生性刚直，说话不会转弯，

策问时他直陈己见，指出了当时政治上的许多弊端，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永乐皇帝朱棣，是一个好大喜功，专横拔扈的雄主，他哪里听得进那些刺耳的话呢，若不是主考官左春坊大学士杨士奇和翰林院侍讲周述十分看重于谦的才华和人品，竭力与于谦说好话，皇帝当场就会发脾气，将于谦赶了出去。最后，于谦得两位主考之力，被勉强取为第三甲第九十二名。按明朝科举制度，全国会考被录取的还要经过殿试，就是由皇帝在金殿亲自考试。殿试后按一甲、二甲、三甲排出名次。一甲一名为状元，一甲二名榜眼，一甲三名探花。二甲为进士出身，三甲为同进士出身。于谦取在三甲，所以只得了一个赐同进士出身。

第二年，吏部点选人材，授于谦为监察御史，前往两广安抚少数民族。以后，又命他巡按江西。于谦在这两个地方抑强扶弱，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一些好事。就在于谦赴江西道御史任上，董氏夫人生下了于谦的第一个儿子于冕。

永乐、洪熙两个皇帝相继驾崩后，宣德皇帝朱瞻基继位，宣德皇帝是个年轻有为的英主，他十分看重于谦的才干。宣德五年，他破格提拔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两省。在这一年被皇帝同时提拔的还有以工部右侍郎衔巡抚江南的周忱，苏州知府况钟等。于谦在赴两省巡抚任之前，董氏夫人又生下了一女，取名为琼英。

于谦在河南、山西两省巡抚任上十八、九年，在两省境内修水利，劝农桑，办义仓，赈灾民，薄赋税，轻徭役，同时，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惩治了一批贪官恶霸，深受河南、山西两省老百姓的爱戴。

正统十一年，于谦已在两省任上巡抚一十六年了，按照当

对朝廷的规定，在外地的巡抚大员，每年必须进京议事一次，向皇帝陈述地方利弊。这年秋末，于谦带了义子于康和二十名护卫将士由太原府出发，进京议事。由山西到京师，必须横穿太行山。太行山横贯南北，首枕河南，尾绕山海，山势雄伟险峻，地轴天关。我国历朝，都在太行山北端依山筑寨，据险设关布口，大道为关，小道为口，大者车马并行，若阳关大道；小者，马不能连辔，人不能并肩。在北京西北、北、东北三面著名之关有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是为内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是为外三关。至于口，那就多得难以胜数了，其著名者有独石口、古北口、狼牙口、清风口、撞道口等。于谦一行人在途中行程了几天之后，道路越来越难走了，这一天红日西坠，已近黄昏。义子于康对这一带的路径比较熟悉，他抬头看了看天色，对于谦说道：“爹爹，这一段路很不好走，由此往东南十多里就是松林口，现在天色已晚，是否赶到松林口去歇宿一晚，明日再走？”于谦点了点头，带着随从朝松林口而去。

松林口虽然不大，地势却十分险峻，进口的路径，两山夹峙，中间只容一人一骑行走。关口内住有两百多户人家，朝廷派有兵丁在内把守。于谦不愿惊动关口内的守关将士，进关口时吩咐守关军士不必禀报守将得知，他直接带着随从们住进了关口内唯一的一家客店之中。店家一见于谦的打扮，估计是一位朝廷官员，不敢怠慢，立即清理房间，端茶打水，同时准备饭菜。吃饭的时候，二十名护卫将士坐了三桌，于谦和于康单独一桌。众人正吃着饭，噌！噌！噌！从门外又进来了一人，于谦抬头看了一眼，只见进来的这个人是一位老者，看年纪在花甲开外，头戴一顶编蒲遮阳帽，穿一件交领青布短夹衣，披一件枣褐色的外披，肩头上斜插着一支绿皮鞘宝剑。看面容，

花白眉，花白的胡须，面如晚霞，红中透亮，一对黑白分明的眼睛，明亮有神。他一进店便朝店家拱手施礼问道：“店家大哥，可有单身房间？”店家很抱歉地摇了摇头：“客官，实在对不起，别说是单身房间，就连大房间都住满了。”那老者一愣，因为关口就只有这一家客店，便说道：“店家，这里又没有别的店房，能否想想办法，随便找个地方搭个铺睡上一宿，明天清早就走。”店家低声说道：“客官，不是我不想办法，今晚上有位大人在此住店，这位大人随从甚多，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请客官原谅。”那老者朝于谦这边扫了一眼，摇了摇头，转身就往外走。他刚走到门口，于谦却将他喊住了：“老丈请慢走。”等那位老者站住后便对店家说道：“店家，此处别无宿店，我们人多，可以挤一挤，腾出一间房来就是。”那位老者赶紧朝于谦抱拳施礼：“草民怎敢打扰大人。”于谦一笑道：“同是出门之人，不必客气。”那老者赶紧谢过，店家这才命人将那老者的马匹拉到了后面，给老者安排了住处。少时，于谦同于康进房休息，于康说道：“爹爹，孩儿看那位老者决不是等闲之人。”“啊！你从何看出？”“孩儿看他的年纪，虽在花甲开外，却是鹤发童颜，步履矫健，声音洪亮，定是练功之人。”于谦点了点头：“嗯！我看也是。”父子俩谈了一会儿便脱衣休息。

第二天天刚放亮，于谦便起床了，于康是练功之人，也特别警觉，尽管他义父起床的动作很轻，他仍然立即惊醒过来，也就赶忙穿衣起了床。于谦刚穿好衣裳，一眼就看见了对面桌上放着张纸条，赶紧走过去拿起来一看，只见纸条上写着四句话：“也先欲南犯，朝廷送箭头；此时无远虑，必然有近忧。”于谦吃了一惊，房门是关着的，无人进得来，这张纸条是从何而来的呢？于谦走到窗户跟前看了看，窗台上也无一丝足迹。

于康更是吃惊，因为他的职责就是要保护他义父的安全，可是昨夜有人将一张纸条放到了房内的桌子上，他竟然毫无知觉。于康赶紧走到窗户跟前仔仔细细地查看，到底还是年轻人的眼睛尖，终于看出窗台上有一处灰尘比其它地方的灰尘要薄一些，很显然，送纸条的人是从此处进来的，在此人飞身入内时，衣裳的下摆煽起的轻风将窗台上的灰尘扇去了薄薄的一层，由此可见，此人轻功之高超了。于康不由得伸了一下舌头。当于康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义父后，于谦也不由得暗自心惊。于谦沉思了一会说道：“是什么人呢？”“爹爹，依孩儿看很可能是昨晚碰见的那位老者。”于谦点了点头，于康就要去找那位老者，于谦把他拦住了：“不要去惊动他，何况此老并无恶意，也是一片忧国之心啊！”

少时，二十名护卫将士也都起来了，店家将早点在桌上摆好了，于谦边用早点边问店家：“店家，为何不见昨日那位老丈出来用饭？”店家赶紧躬身答道：“大人，那一位老年客官今天天还没有亮就算清房钱走了。”“他临走时说什么没有？”“回大人的话，那老年客官客气了几句，别的话没有说就走了。”于谦也不便多问，匆匆吃罢早点，命人算清了房饭费，将马匹拉到了店外面，这时太阳已经很高了。于谦一行翻身上马，朝关口的东门走去。由于关口不大，很快就来到了东门口，老远就听见东门口处一片吵嚷之声，于谦在马上抬头一看，只见门口处围了一大堆人，仔细一瞧，原来是一位守关的把总，指挥守关士卒将二十几个瓦剌商人拦住不放，一群百姓围在一旁看热闹。那帮瓦剌人中为首一人，头戴一顶圆顶遮檐笠子帽，帽子上插着一根尺把长的雉鸡毛，身穿一件圆领半长灰皮袍，一口的中原话讲得十分流利：“哎！我说这位军爷，俺们一不偷，二

不抢，堂堂正正地做买卖，你凭什么要查俺们的货物呀？”那位把总的口气十分强硬：“你做别的买卖我不管你，你偷运兵器，违犯禁令，就得查收！”这时，看热闹的百姓纷纷插话：“军爷，您可千万别让他们把兵器运出关去，他们有了兵器就转过头来害我们老百姓。”“军爷，我的儿子就是叫他们拿咱们中原造的箭射死的，我们都是被他们逼得走投无路才搬到关内来住的。”那位为首的瓦剌商人发火了：“军爷，大同监军郭公公都同我们做这种买卖，你又何必这么认真呀？”那位把总也火了：“嘿嘿！大同做不做这种交易我没看见。这里是咱们于大人管辖的地面，于大人早有严令，如果发现有胆敢偷运兵器者，兵器一律扣留，贩运者严惩不贷！告诉你，我这对你还算客气的。”那位瓦剌商人却毫不惊慌，冷冷一笑：“嘿嘿！俺也实话告诉你吧，俺要是没有硬牌子带在身上，也就不会打这里过了。”说着从怀里摸出一张浅黄色的厚纸，哗啦一声展开了，递到那位把总的面前：“让你开开眼界吧！”那位把总刚伸手要接，他却将手一缩：“哎！别动手，弄坏了你可吃罪不起，就这么看！”把总定睛一看，只见纸条上面写道：“……顺宁王通事哈里木，奉命进京朝贡，返程所携带之兵器，纯系民用，沿途关口，一律放行，不得阻拦。”把总再往下看，头上的冷汗都吓出来了，乖乖！日期上面盖有司礼监秉笔老都堂王振的私人大印。把总知道，哈里木既是顺宁王也先的随身通事官，拿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翻译官，又是也先的亲信，中外闻名的人物。他现在手上拿着王老都堂的手令，和拿圣旨差不了多少，谁敢违抗王老都堂的手令呀？别说是他这个小小的把总，就是堂堂的两省巡抚于大人，如果触犯了王老都堂，不仅要丢官，弄不好还会送命。所以，这位把总赶紧陪出笑脸来：“啊！原来是哈里木通事，得罪了。”

说着把手一摆，让守关将士让过一旁，然后抱拳拱手：“请！”哈里木冷冷一笑，回头吩咐：“搭上驮子，出关！”二十几个瓦剌人刚把货物架上马背要走，于谦立即纵马上前，用马鞭一拦：“慢！”哈里木开始并不在意，正要发火，猛抬头一看，惊呆了，他认出眼前拦住他去路的官员竟是两省巡抚于谦。哈里木是怎么认识于谦的呢？而且他手里怎么会有大太监王振的放行手令呢？这其中的原因说来就话长了。

公元一四三六年，宣德皇帝驾崩，由他的儿子朱祁镇继位，改元正统，朱祁镇登位时只有九岁，他从小就由王振伺候、照料，带领玩耍、读书。当了皇帝的小孩还是离不开王振。因此，朝政大权全由大太监王振把持，特别是张太皇太后和三杨阁老相继去世后，王振更是为所欲为。王振不仅狂妄自大，不学无术，对兵马钱粮一窍不通，而且好大喜功，总想为自己树名立威。在王振的主持下，年年用兵于滇、黔，弄得国穷财尽，民不聊生。不少穷老百姓被迫铤而走险，继永乐十八年山东唐赛儿起义后，处州叶宗留，沙县邓茂七又相继聚众反对明王朝的黑暗统治。明王朝虽然屡次派大兵进剿，也好似水里按葫芦，顾此失彼。

更为要紧的是，明王朝在王振的把持下，只顾剿南，而不注意防北，实际上，明王朝当时面临的主要危险，并不在南方，而是在长城以北。当时，居住在塞外的各部落，趁明朝用兵南方之机逐渐强大了起来，其中势力最强大的有三个。一是鞑靼部，此部首领原本是元顺帝的后嗣，元朝被明朝推翻，退到塞外，便去掉了元朝国号，故称为鞑靼部，并且归顺了明朝，明成祖封其首领本雅失里可汗为和宁王。二是瓦剌部。此部首领乃是元朝旧臣的后裔，自成一部，居住在鞑靼西边，其首领玛

哈木归顺明朝后,被明成祖封为顺宁王。三是兀良哈三卫,兀良哈三卫本是明朝的地名,地点在自辽、沈至宣府一带,朱元璋统一全国时,将所有归顺他的元朝降人安置在这一带居住,封为朵颜卫、秦宁卫和福余卫,统称为兀良哈三卫。这三大部落并不团结,互相仇杀。正统元年,瓦剌部太师脱欢征服了鞑靼部,另立脱脱不花为可汗,继而又击败了兀良哈三卫,用武力迫使兀良哈三卫向他臣服。正统四年,脱欢死,他的儿子也先继任太师,自称淮王。也先比他的父亲还要强悍,他不仅用武力统一了三大部落,挟可汗以令各部首领,他的势力范围东及朝鲜,西抵中亚细亚,北达西伯利亚,南近长城,东西横亘数千里。也先一方面自称太师淮王,同时也接受和继承了明朝给他的顺宁王的封号。由于他感到向明朝进攻的条件尚未成熟,所以他在表面上对明朝极为恭顺,称臣纳贡,每年都要派人进京贡献物品。而实际上,他却在暗中积蓄力量,操练人马,伺大机举南犯,掠夺明朝的金银财宝。使也先最感到为难的是他的部落不会炼铁,缺乏兵器。特别是那个时候打仗,远距离交锋全仗弓箭,也先缺少铁箭头,也就造不成弓箭了。也先手下有个军师名叫哈麻,此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原话,精通中原文字,熟悉中原世故人情,他给也先出了一个主意,劝也先派人给居守在山西境内的三位明朝大员各送去三份厚礼,说是只要讨得了这三位大员的欢心,他们就可以将大批兵器和铁箭头通过山西边境运了出来。

在当时,山西省北端,地处边陲,其东北有大同重镇,西北有偏头、老营两关,就好象是守卫在明朝西北大门的左膀右臂。中间又有宁武、雁门两关,扼守直通京师之咽喉,地形十分紧要。也先只要控制了山西,再进而取京师也就不难了。哈

麻所说的在山西的三位大员，一个是王振的心腹、大同监军郭敬，一个是奉旨巡抚大同、宣府两大边关的右副都御史罗亨信，再一个就是于谦。也先派人给这三位大员送去许多宝马和名贵毛皮，郭敬本是王振手下的一个心腹太监，对军事一无所知，他到大同监军是替皇帝监督那些远在边廷的统兵将帅，以防止他们对皇帝有不忠行为的，同时，郭敬还有他的小算盘，他要利用监军的身份在边廷发一笔横财。朝廷派太监监军，本来就赋予了监军很大的权力，再加上郭敬又有王振这样一个硬后台撑腰，所以郭敬实际上成了大同二十六卫十余万人马的最高统帅，在大同，郭敬可以为所欲为，他收下了也先派人送来的厚礼之后，凡是也先有什么要求，他都是尽量满足。后来，也先提出他的部落主要是靠打猎为生，而打猎主要靠弓箭，却苦于没有铁箭头，希望郭敬能卖一批铁箭头给他的部落。对此郭敬却有点为难了，因为无论是明太祖朱元璋，还是永乐皇帝朱棣都曾经三令五申，严禁同塞外做兵器交易，违禁者斩无赦，郭敬不敢擅自违抗禁令，但他又不愿得罪也先，断了财路，他深知王振有个酷爱宝马的嗜好，便从也先送给他的好马中挑选了五十匹上等骏马，派人送进京师孝敬王振，顺便将也先要买铁箭头的事请示王振。王振收下那五十匹骏马后，非常高兴，不住口地夸奖郭敬会办事，他对郭敬派进京来的心腹人说道：“既然也先要铁箭头并非用于兵事，少卖给他一点，也不算是违犯了禁令嘛！”王振一松口，郭敬便有恃无恐了，他从大同军库中取出大批的兵器和铁箭头同也先做起大笔生意来，也先是忍痛折本，给了郭敬不少甜头，使郭敬的胆子越来越大，他后来干脆就在大同城开设了一个兵器工厂，成批地赶制兵器铁矢，卖给了也先，使也

先加快了南犯的准备工作的。

但是山西境内的另外两位大员却不买也先的账，特别是于谦，不仅将也先派人送给他的礼物全数退回，而且还命令各地文武官员严格盘查瓦剌、鞑靼商人的货物，若发现有胆敢偷运兵器出境者，兵器扣留，主犯严惩。在于谦的严令下，山西境内查获了十余起偷运兵器事件。也先见于谦完全不吃软的，便又来硬的，时常派出轻骑骚扰山西地面，于谦针锋相对，通报大同镇帅武进伯朱冕，以山西行都司指挥使许贵同大同参将石亨联合出击，将也先的人马逐出了塞外。也先见于谦软硬都不吃，又生出一计，他接连派人进京给王振送去大批的宝马、毛皮和各处抢来的珍宝玉器，博得了王振的欢心，在王振的许可下，成批的兵器，整箱的铁箭头，源源不绝地流向了塞外。

身为河南、山西两省巡抚的于谦，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他决定趁进京议事之机，面奏正统皇帝，请朝廷整肃朝政，加强北方边廷，防患于未然。恰巧他到松林口又碰上了哈里木偷运兵器之事。因为也先曾多次派哈里木为使给于谦送过礼物，所以哈里木认识于谦。而他手中的那份王振的放行令也的确是王振给他的，那是在赠送给王振一批厚礼之后，趁王振一时高兴，要了一批铁箭头，拿到了王振的手令，正准备大摇大摆地运回去，谁知冤家路窄，在松林口却碰上了于谦。

哈里木认出是于谦后，虽然也吃了一惊，不过，他仗着有王振的手令，也不怎么把于谦放在眼里。他满脸带笑地向于谦拱手行礼：“哎呀！原来是于大人，幸会，幸会。”于谦在马上还了一个礼：“啊！是哈里木通事，到此有何贵干呀？”“是这么

回事，俺奉了俺家王爷之命，进京贡马，回来时承王老公公的厚爱，赏赐了一点礼物，要俺带回去回敬俺家王爷，倒没想到在这里同于大人遇上了，请于大人高抬贵手，借道放行。”于谦明知故问：“啊！王老公公回敬的是什么礼物呀？”“嘿嘿！无非是绫罗彩缎之类。”于谦回头向那位把总道：“你是否查过，驮子里究竟是何货物？”那位把总一见是于大人亲自来了，早已惊得目瞪口呆，现在听于大人问他，赶紧躬身拱手回话：“回大人的话，小人刚才已查看过了，一共四十二驮货物，全都是铁箭头。”于谦立即把脸一沉：“哈里木通事！这事怎么说？本部院早有严令，凡兵器之类，一律不得交易偷运，违禁者严惩不贷！”“于大人，俺这可不是偷运呀，这四十二驮铁箭头乃是王老都堂回敬俺家王爷之礼物。”于谦哈哈一笑说道：“通事此言本部院怎能相信，严禁以兵器交易，乃我太祖太宗皇帝之遗训，王老都堂身为天子近臣，深知法度，怎会违背先皇帝遗训，以兵器作为礼物相赠？通事所言，只能哄三岁娃娃。”“啊，于大人不相信？”“当然不相信！”哈里木冷冷一笑，又将手中那张王振的手令当于谦的面展开了：“于大人不信，请看这个”于谦也不用手去接，而是眯着两眼看了一会说道：“这是什么？本部院眼力不济，看不清楚。”哈里木无法，只好将手令朝于谦跟前凑了凑，于谦看了看，突然一撩手将手令抓了过去：“待本部仔细看来”又从头看了一遍，将手令往袖筒里一塞，眉头一皱，冷笑一声说道：“哼！你这张假手令骗得了他人，焉能骗得过本部院。来人啦！”那位把总一听说哈里木手里那张王振的手令是假的，顿时胆壮了起来，大声应命：“小人在！”于谦用马鞭一指那四十二个驮子下令道：“全数扣下，放他们出关！”“是！”那位把总立即指挥守关士兵动手，哈里木急得大叫：“于大人！您再仔细看